

清明以后,谷雨之前,高原上沉睡了一冬的植物以太阳光照的倾斜度和日积温为指令,萌动、吐绿,继而开花。农人们以节气为参考基准,抖擞精神、清点农具、打理牲口,开始了年复一年的春耕。

世事轮回,日起月,月催年,年复一年,山花、农人、土地、牲口、作物、物候又一次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这个时节,行走在高原上,沟壑之间,视觉的主色调依然是土黄色。山坡上零星点缀的杏花已褪去羞涩,如豌豆般大小的杏子披着毛茸茸的外衣,顶着一顶小红帽,沐浴着和煦温暖的阳光。公路旁杨柳新叶初展,迎风而舞,松柏因雨水的浸润显现出难得一见的浓绿。

车行驶在盘山道上,车窗外黄和绿两种颜色交替出现,一个弯道处一丛柠条正在用另一种奔放的黄色努力地吸引着飞虫和路人的眼球。柠条开花一串串,这种晋陕蒙荒漠和高原上常见的植物,开启了她新一轮的生命旅程。虽然它的花期短得只有一个礼拜左右,但黄灿灿的花朵蕴含着高原和荒漠特有的豪情,恰如农牧交界处的陕北汉子和姑娘谈对象般直入主题,爱就是爱,“柠条开花时间短,哥哥想妹妹吃不下饭”“柠条开花照心肝,这两天咱就订姻缘”,高亢的信天游一诉相思苦,一对对有情人来一代代人,一串串柠条带来一段段相思情。

车继续向前行驶,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道梯田旁的几棵桃树用另一种热情挽留住了我,迎着粉红色的桃花,缓步靠近,唐

# 山花朵朵开

刘波

伯虎豁达出世的那首“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在脑海中自然就蹦了出来。桃花不同于杏花,杏花含羞,有一种不施粉黛的自然美,恰似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桃花热烈奔放,娇艳妩媚,好比初为人妻的少妇。在漫天的黄土地里,桃花一开,大地的春情就泛溢开了,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诗中的人面、桃花、春风自然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桃色挑逗和诱人的画面感极强。陕北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审美体系,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的颜色好似被外物固化,但女人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装点苦闷的生活,这就是穿花衣。红色为基色,辅以粉黄绿蓝靛紫等各种色彩,女人们大花棉袄一穿,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行走在沟壑间,天地在这一刻仿佛都被这人动花颤所吸引,男人们驻足眺望,身心悸动。人与花逐渐消失在弯道上,男人们按捺住躁动的心,脚下的黄土地成了发泄情感的对象,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气蓬勃而出,与天地斗,其乐无群,壮哉!快哉!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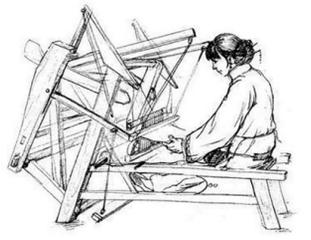
若时空穿梭,几千里之外的江南小镇,有一件姑娘也穿上一件大花衣衫,走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这种视觉冲击力可真是辣眼睛,画面的美感被彻底破坏了,人面桃花在不同的情景显现出别样的味道。

高原的桃花或一株独立,或三五株结伴,浓艳地开在山头、沟道。桃树可能并不是刻意种下的,只是某一天妇女精心打扮相约去镇里赶集,采买日常生活用具,恰巧有附近农人刚摘下来的毛桃售卖,买上点在返程的路上当零嘴吃,既解渴又充饥,吃完的桃核随手扔在山坡和沟道里,黄风吹上几次,桃核被埋在黄土里。第二年春雨一下,桃树破土而出,不几年就长成了气候,有勤快的农人将好一点品种的桃枝嫁接到新长成的桃树上,桃树挂果后可自家食用,亦可在集市上售卖换点零钱,随手的无心之举,让桃树开启了一段奇幻的旅程。桃树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这种特点,正如黄土高原上的女人般,风吹不垮,日晒不怕,寒来暑往,在黄土地里刨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艳丽世界。

登高远眺,桃花掩映中,一人一牛一犁

进入了视野里,牛吃力地拉着犁缓缓向前,农人手扶犁跟在牛后,铁犁像一把手术刀,割裂了大地,铁犁在黄土里反复来回,黄土上翻,提前撒在地表的农家肥被翻进了土里,埋藏在土地里的生机被释放了出来。人、土地、牲口在这一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禁会引发我们对这千百年来不断重复劳作的思考。传统的农作维系了天、地、人、万物千万年来形成的那种平衡,在长久的劳作过程中,人类开始逐渐掌握自然的基本规律,熟悉了作物的生长方式,顺天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以期满足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各种需求。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们发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人类文明由此诞生。工业革命以后,人和土地的关系愈发紧密,人不断向土地索取而同时又不去感受土地,土地带给人的那种满足感反而不如农业社会那么强烈,人与人的关系也因为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悄然改变,维系中国传统社会这个精密复杂体系的农耕文化正在被大家遗忘,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系被淡化了。农村、农民、农耕不再是社会的主角,待在高楼大厦里,脱离了土地、农作物、物候,人恍惚间也脱离了农耕伦理,传统农耕伦理受到了更多新的挑战,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带给我们的损失。

山花朵朵开,遗世在人间。迎着春风,嗅着花香,抚今追昔,唏嘘不已。愿山花朵朵开,不负春风不负卿。  
(神南矿业) 心香一瓣



# 奶奶的织布机

薛雪萍

前几天回了一趟娘家,走进院子,透过厅房的玻璃门,一眼就看到奶奶坐在老式织布机前忙活着。外面有点起风,奶奶将厅房门紧闭着,听不到我叫她,一直埋头在织布机前来回动着梭子,身体随着脚下的节奏微微前倾后又仰。我推开厅房门,奶奶回头看见我,又惊又喜。

说起奶奶的这台织布机,可有些年头了,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这台织布机。那时候我们一家人还住在黄河岸边的老屋,家里的厅房是旧社会的老式建筑,巍峨高大,依正北而建,房门朝南,墙壁是用厚厚的青砖堆砌而成,房顶是由一根根木头搭建封顶。这台织布机就放在老厅房的门口,阳光铺洒在织布机上,在青石地面上形成一块块影斑,显得尤为耀眼。那时候,我们早晨还赖在被窝里,耳边就传来一声声“咯、咯……”的织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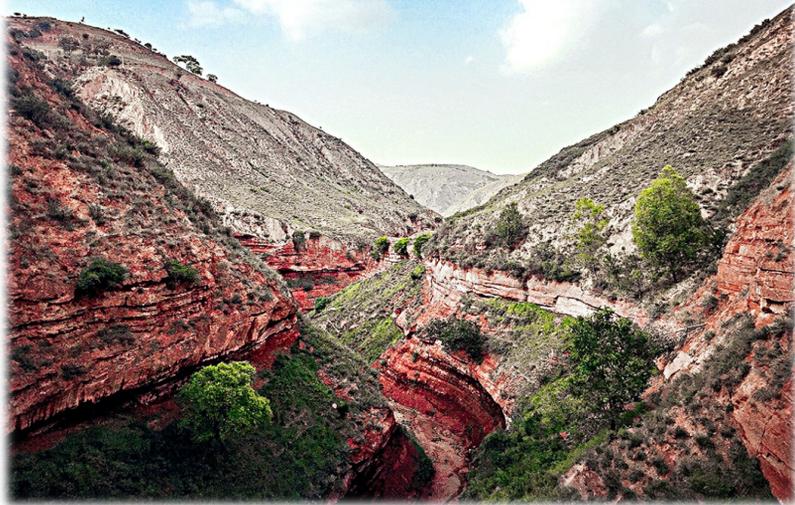
奶奶家中姊妹6个,她排行老大,从她十几岁起就开始织布给弟弟妹妹做衣服。那时候织布用的是白棉线,布织好后用染料上色,然后再剪裁成衣服。奶奶嫁给爷爷后,应她的要求,爷爷就给做了这台织布机。从此我们家炕上铺的床单都是奶奶亲手织的,有蓝白格子的、红白格子的,还有红白绿相间的,水洗后用木槌一敲打,铺在炕上既平整又好看,经久耐用,越洗越软。十几年前,我们从老屋搬迁到新村,奶奶不舍得扔掉这台织布机,再三叮嘱父亲一定要把织布机给搬到新家。

我结婚的时候,奶奶拿出一摞各式各样的床单让我挑两条自己喜欢的,说是给我的嫁妆。我说:“奶奶,你什么时候织了这么多条床单?”奶奶笑着说:“前些年你们在外面上大学,我和你爷爷在集市上买了些棉线,抽空就织一织,赶上你们一个个结婚时,一人给两条。”听了奶奶的话,感动之余更多的是幸福。奶奶随手扯掉床单上一个多余的线头,我看到她的手指头因为冬季气候干燥而皴裂,缠了几圈药用胶布,而她似乎毫不在意,每天依然为儿孙操劳,眼眶中永远都掩饰不住对晚辈的爱。

两年前爷爷因病去世,奶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也许是为了打发时间,也许是害怕想起爷爷,奶奶又开始织布。邻居们送来一些旧毛衣,奶奶全部收集起来,将一根根毛线拆下来,用开水煮了之后,再缠绕成一个线团,一有空就坐在织布机前忙活着。奶奶的眼已经有点花,有时候线头断了,她还得费力地把线头连接上,辛辛苦苦的布最后都悉数送给了邻居们。对她而言,织布不再是为了生活需要,而是精神上的寄托,是支撑她度过平淡生活的杠杆。  
(陕钢集团) 岁月悠长

# 丹霞地貌

黄陵矿业 王飞



# 守望星空

常昊



阿里黄昏

“脖子被绳索勒得好紧,我竭力用手去拽,却感觉胳膊寒冷酸痛。我想喊人救我,可白茫茫一片雪域,看不到一个人影……”我用手摸索脖子上的绳子使劲拉扯,醒了才发现又是睡觉翻身时气管缠住了脖子,而刚才的一切,都在梦里。我苦笑,难怪有人说在西藏躺着都是奉献。

半夜缺氧醒来是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在这个季节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最苦恼的不是醒了,而是醒了之后再难以很快入睡。我轻轻靠床坐起,伸长脖子拉扯着胸腔尽力呼吸,看见同屋姐姐垫着两个枕头插着氧气管还是免不了要张口喘,屋子里静得只能听见她喘气的声音和旁边氧气管里的水泡声。这种蓝色的氧气管在我记忆中,只有生命垂危的人床头才会有,而在这里,已经成为每个人必备的了。

看时间快凌晨两点半了,我理想中再次入睡的时间至少是两小时以后。今夜,注定无眠。于是,我悄悄走出宿舍想去楼道透透气,还没到休息区就隐约听见有人在和家人

视频,“下午我们吃的是饺子,高压锅都煮烂了。”“儿子每天都要和你视频,今晚我说爸爸开会,刚把他哄睡着。”听是援友的声音,我笑了笑便扭头朝回走,不愿打扰他们这美好的一刻。

回屋我轻启窗扉,任凭寒风吹拂。仰望苍穹,天空繁星点点,月光皎洁冷清,颤颤的感觉如一粒碎石击在我一潭如温柔湖水的心底,轻轻荡漾,映照出点点滴滴细碎的往日回忆。在西藏工作,最大的代价是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几年下来,有的耳鸣,有的痛风,有的心室肥大,有的心肌梗死,有的心脏瓣膜反流,有的眼角膜严重损伤……尽管大家都在极力保护自己的身体,但高寒缺氧的环境却无力改变。



雪域行驶

在地广人稀的阿里,随便一次下乡都相当于内地的一次长途跋涉。雪地、沼泽、黄沙堆、乱石滩,能抵达目的地的都是路。饭点如果赶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群人席地而坐,吃风干肉,啃方便面,喝酥油茶,吃完

喝好,拍拍尘土继续前行。地质、水利、交通等一些特殊行业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夜晚露宿也是常有的事,偶尔还会碰到藏野驴、狼和棕熊,惊险刺激应有尽有。

援友们常说,维稳值班是阿里发挥其地理军事意义的最具有当地特色的工作内容之一。少则一星期一次,多则一星期三次。值班期间要做到无空白、无缝隙、无漏洞、无盲区,一旦出现问题,无论功劳多大,无论职务多高,无论过去工作干得多好都要严肃处理。记得我第一次在单位带班,裹着羊毛毯坐在床上还是能感受到隔窗风的冷,因为早上早要跑好远一晚上尽量不吃不喝。第二天,交班后神魂颠倒的我回到宿舍,镜子里的人头发蓬乱,脸色苍黄,让我止不住喷笑的是因为炉子搞得鼻子下面一窝黑。

在高原上写材料更不是个好差事。白天,顶着强烈紫外线各种考察,有时甚至冒着泥石流、山体滑坡、暴雪的危险深入农牧区采访调研。晚上,高原缺氧,寒灯孤影,艰苦写作,往往是想着上句,忘记了下旬。倘若着急的材料再碰到频繁停电,还要提着主机箱跑遍狮泉河找电源。

夜深人静的雪域高原,狮泉河灯火摇曳。曾经无数个夜晚,风捻着心事,将大家的牵挂拉得很长很长,如水的情怀,在月下悄然绽放。每天晚饭后,楼道里会响起各种视频电话的声音。“姑娘,今天在幼儿园都干嘛了?”“儿子,你的朗诵录音妈听了,真棒!”“你是哥哥,就要让着弟弟嘛!”“你好好上课,假期就可以和妈妈来看爸爸了。”对于我这种没有孩子的妇人而言,或许很难完全体会为人父母心之外的这份心思,每次遇到这种情景只是轻轻

走过,用心理解。今夜,相距这么遥远,冷风不知能否将大家的思念吹到家人的梦里?静思,无言,寸寸相思,点点祝福。



张良善

或许,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人不怕走在黑夜里,就怕心中没有阳光。四月的阿里,风依旧寒冷,夜里的风更刺骨。我披了件外套靠窗蜷缩,目光落在书架上。《西藏,面冰十年》《西藏笔记》《雪域丹心》《天上阿里,与神耳语》……或许一直以来,就是它们一直在鼓励着我,陪伴着我。毕淑敏在《面冰十年》里说,“西藏十年,她知道她自己从此喜欢清静和安宁,喜欢纯正和简单,喜欢透明和坚强,喜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陕北作家高宝军在《西藏笔记》里说,高原像是一个严厉的考官,它用严寒、缺氧、强烈的紫外线和说不清的困难来筛选、考察和考验一切,生命弱的存不住,没进场就被筛了出去;忠诚度和意志力差的虽然能过了初选关,但过不了复试关。高原存不住孱弱,容不下虚假,看不起投

机,不接受乞求和叹息!

高原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读先遣连解放阿里的历史时,我久久无法回到现实中;看孔繁森长眠雪域的一生时,我钻在被窝里泣不成声;听张良善几跪妻儿墓碑前的故事时,我迫切想了解这位共和国脊梁烈士的所有经历……他们的精神就像高耸的南迦巴瓦、珠穆朗玛,令世人敬仰。

一位当地藏族老者告诉我,热爱西藏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你不要刻意追求什么,埋头用心走完朝圣的路,所有美好的开端都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一如阿里的夜长长久远。

我喜爱阿里的夜,因为在那漫天的星光下,燃烧着黎明的渴望。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置身何处,而是我们将前往何处。不择环境,不惧困难,有一份援藏情怀,有一种高原精神,相信今后的日子,无论我们从哪里起步,那都是幸福的源头。  
(黄陵矿业) 生命的厚度



西藏老人